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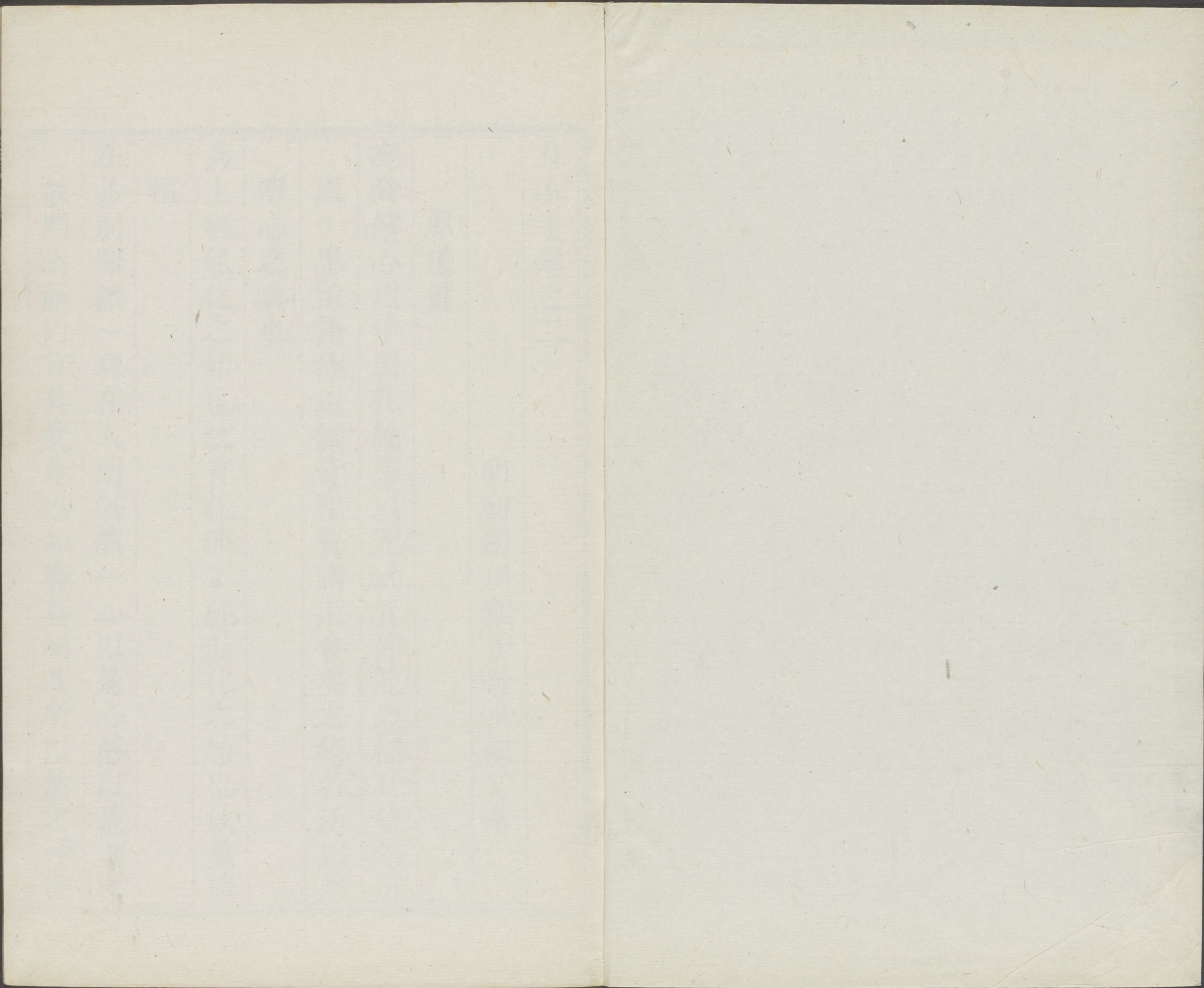
2

CHL 1130/4-30

T 9153/4914

V. 2







草木子卷之二

明初劍川葉子奇世傑父著

原道篇

堯舜傳心以中周孔論易以元武箕作範以極孔曾傳道  
以一思孟語德以誠皆聖賢講道會要之總名所以爲  
傳心之典也

易上經氣化之始也故首乾坤下經形化之始也故重咸  
恒

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應  
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莫測其所以然之妙也



乾取象於龍以其具天之用也坤取象於牝馬以其行地無疆也

中國得詩書之傳通之者始知其人世古今四夷之國耳目有所不及皆不能知尚同洪荒之世也

春秋刑書也易筮卜書也春秋言人事易言天道天人之道一也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春秋魯國之史也因一國以見天下綱目天下之史也因天下以存諸國

春秋書日有食之綱目止書日食從省文也禮有容樂有聲聲陽也容陰也聲容交而天地熹合矣大

抵樂惟取其和後世樂多悲壯所以不善

古人云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今之世安得知禮樂大意之人與之論禮樂情文之盛哉

古人定律呂以考中聲迨今罕得其真莫若因古人之遺器庶得其聲之近若今道家金鐘玉磬及琴笙埙篪之屬皆古之遺器也以協其聲使與草木之類毋相奪倫諒必得中和之調豈不勝於致詳致荒而甘用世俗之樂也

俗樂多塞樂也聲皆宏大雄厲古樂聲皆平和



歌調且因今之曲調而諧之以雅辭庶乎音韻和而歌意善則得矣母但泥古而廢之而長用塞樂也

古之父子爵既不同禮卽異數由此推之祭古人自宜用禮器祭今人自宜用今考使各安其性也庶免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爲失

周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也妖聲艷詞之化人也亦然此不易之確論也

孟子謂今樂猶古樂救時之論也

綱目真經世之大典也

綱目有湯武之時者三秦新隋皆以大義絕之夫人得而

討之也故書兵起而不書叛

書莽大夫楊雄死所以病楊子也然爲莽大夫者不知其幾不書又所以因貶而見褒也

書大丞相帥師伐魏所以正統也書晉處士陶潛卒特書以褒之所以賢之也

書唐五王爲武三思所殺譏五王之失刑也書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任之重者責之深也

或問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答曰耕破一犁春雨蓋言對時育物之心樂而得其所也

孔門問仁夫子答之各不同雖各因其材而篤焉正夫子



之泛應曲當處用各不同所謂貫也然仁乃仁體之一歟

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爲與字或者淺其說愚謂苟人克已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而準問之鄉而準問之國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謂天下莫不與也由此言之放之天而準放之地而準放之古而準放之今而準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繆不悖無疑不惑者也此則與字可通之理也若謂克已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已齋銘云洞然八荒

皆在我闡讀之氣象雖豁然可喜事理則茫然無據浴沂氣象見聖賢超然於萬物之表逍遙脫洒處又曰卽此便是堯舜氣象何也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若固有之何有一毫滯礙

說文以步戌爲歲此附會秦以建亥爲水正之說也然實非也歲自當以夏時爲正

大學乃設教之書朱子則憂百家之亂治中庸乃傳道之書朱子獨憂二氏之亂真深玩序文可見

大學六先字所以逆推其工夫之端緒七后字所以順推其効驗之次序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可謂知行兩進矣

孝弟慈三者大學之言達道知仁勇三者中庸之言達德也達德所以行達道也

恂慄威儀是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親賢樂利是言新民之止於至善至善乃大學一書之標的曾子傳心之要也正心章不言私之害公邪之害正蓋意旣誠自無私邪之雜矣惟恐人於忿懼好患等意思畱滯在心而不能察

及其應物遂至於欲動情勝用之所行每過於分數不能不失其平也

平天下章反覆以用人理財兩者爲說蓋用得其人則上下皆安財得其理則大小皆足此天下所以平也其要在於絜矩則上下大小皆平矣

中庸是直指人心見性之書中和是就人心上指示中庸是就人事上指示費隱是就人物上指示心統性情事兼德行物通彼我

心之虛靈知覺虛是能包萬事萬物之理靈是能通萬事萬物之理知是識其理之所當然覺是悟其理之所以



然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然之體也庸者亘古亘今不  
遷不變常然之道也

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  
教也者又因性道之實而品節之也

朱子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猶命令也此蓋本太極圖之說而約言之也

道不可離由其自本自根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  
戒懼是存養工夫是於至靜之中存天理之本然是致其

致中之功也謹獨乃省察工夫是於情動之時遏人欲  
於將萌是致其致和之功也

君子致中和而成位育之功者此道通乎上下天子有天  
下之天地萬物諸侯有一國之天地萬物大夫有一家

之天地萬物庶民有一身之天地萬物由其分有崇卑  
故其功有大小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是致中之功效也吾之氣順  
則天地之氣亦順是致和之功效也

中和以性情言之中庸以德行言之費隱又以人物兼觀  
之此理之無乎不在信手拈來頭頭皆是吁其妙矣乎

中對和則中為靜而和為動故止以不偏不倚釋之中對



庸則庸爲常而中則該動靜二義故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並言之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費隱是在人在物上看此理因用以原體見此理之無物不在也鬼神就無形無影上看此理由微而驗顯見此理之無物不體也

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說費而后說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后言顯

人之爲道而遠人子思言此之時佛氏之教未入中國已慮其絕人倫去人事始謂之辯道矣其慮可不謂遠已乎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此自周公制此貴貴之禮也蓋諸侯之貴大夫不得以屬籍通故大夫不得屬戚君也

郊社所以祀天地是天子之職宗廟所以祭祖先是子孫之職祭必受福職之所當也淫祀無福職之所不當也至誠是由此道之極其實至聖是造此理之極其至故曰至誠之道非至聖莫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莫能爲盡性致中也盡人物之性致和也經綸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也贊天地之化育是以人而參贊之是聖人猶與天爲二知天地之化育是於天道有默契焉



是聖人與天爲一

私意自蔽則局乎其小矣故不廣大私欲自累則卑乎其污矣故不高明

祖述憲章是道貫乎古今上律下襲是道該乎穹壤

如天淵尚有彼此之別則聖人尚與天爲二其天淵更無彼此之別則聖人乃與天爲一

或問浩然之氣答曰一片花飛滅却春蓋言浩然是無虧欠時也

慾是不能集義剛是浩然之氣

孟子言勿正勿忘此養氣之節制也正是用心太過忘是

不用心

孟子夜氣之說是水靜而清時浩然之氣是水盛而大時高不可貶卑不可抗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道無定形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是無有方體就萬物體統言之

太極是會其要領就一物根柢言之無無極則太極無所本無太極則無極無所寓

太極圖性命書也西銘理一分殊之義也四勿箴由中應外制外養中之訓也

無思也無爲也寂而不動先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後



天也○先天體也○後天用也○先天惟湛然一理耳○至後天始有形象之可言○先天是未用也○至後天始入用爾○易是已入用之書○故多說剛柔○少說陰陽

無思○虛之極○無爲○靜之篤○虛則理明○靜則性定○陰陽網緼○吾以觀其始○正其命

天有風雨雲霧雷○人有吹噴噓呵呼○天地是大萬物○萬物是小天地

地冲氣所以能生萬物也○冲氣所以爲和也

陰陽合一存乎道○仁智合一存乎聖○內外合一存乎誠○虛所以具衆理○靈所以應萬事○不昧所以爲明也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動而常定○非不動不靜也○溥萬物而無容心焉○可也○欲盡流注其可得乎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終

誠天道性天德

善者萬理之總名也○性者萬理之全體也○仁者萬理之全德也○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之極則也



人心是根於氣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理仁義禮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為之今古也得失人事為之存亡也治亂世運為之變更也

古今分於一息人物同於一原

因粗而精因畧而詳此古今之用智而得其正也因精而拙因詳而荒此古今之用智而失其中也

程子曰不必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或者指游寬之變為輪迴未之思也

張子曰風雷有象不疾於心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

心禦見聞不弘於性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橫浦之學以覺為性曰覺之一字眾妙之門是止認智為性金谿之學曰收斂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至於私欲未為病纔涉於思即是害事全似告子

臨川之學分心跡為內外內面是精外面是粗故托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假仁義之言以濟功利之實

涑水之學可謂博極羣言純乎實踐

金華之學之於濂洛也可謂金石相宣已

永康之學以漢唐皆王道純以事功言也

南浦之學其視紫陽猶孟子之於孔子也



永嘉之學之於濂洛也可謂步則步者矣

許魯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劉靜修次之

用之則行於畱侯武侯見之舍之則藏於靖節康節見之

古惟有此二人才德及之可以當此言也

相近之性兼乎氣性善之性純乎理

荀子曰性者惡也爲善者僞也杞柳桮棬之喻也楊子曰

人之性善惡渾性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之說也達磨云我見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生之謂

性之說也蘇氏曰善惡皆出於性而非性之所有胡氏

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猶佛氏善哉善哉蓋贊

歎之辭卽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韓子說性有三品卽

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後世諸說紛紜縱橫孟子當時

已一一加辯可見儒書之不可無孟子

今之道教近乎楊今之釋教近乎墨

丹經言鼎爐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斂神也火候是

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節也

佛言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譬如從

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離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淪於空寂捨器而言道此老氏



所以溺於虛無故大學之始教所以不出於民生日用  
彝倫之外也

東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修行直下便是此則彌  
近理而大亂真矣

歐陽公云佛氏怕死故每以寂滅無生爲說老氏貪生故  
每以返老還童爲說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爲至  
爾

草木子卷之二

草木子卷之二

明初劔川葉子奇世傑父著

鈎元篇

易卦自下而上其植物之象乎元家自上而下其動物之  
象乎動物本乎天植物本乎地此易元之所以不同者  
也

歐陽子曰易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凡欲爲  
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

陳希夷玉鑰匙白法卽周易圓圖之象也以二至而爲之  
主冬至順而夏至逆姤復之道也逆順之道依乎日



司馬溫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其象以<sub>下</sub>為原川為爰川為  
 本川為鑛川為基具五生數也以<sub>下</sub>為委<sub>基</sub>丌為焱丌為  
 未丌為雙丌為冢具五成數也以吉凶臧否平定其占  
 以旺相休囚死推其理

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至堅  
 且然而況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長生  
 雲雷雨雪皆至半空風則薄乎天愈高愈勁  
 風雲雷雨天也蠢動草木地也莫不有聚莫不有散以成  
 變化死生之道聚皆屬之陽散皆屬之陰陰陽天地之  
 大經也

霖雨既霽閒雲在天皆神化之糟粕矣

陽道日變而日生陰道日變而日消陽之變也有形陰之  
 化也無跡一切生聚者陽之長也一切散敗者陰之消  
 也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  
 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知此可  
 以言生死之理矣可以生順死安矣

造化無全功巧其音者拙其羽豐其實者嗇其花  
 方言各不相通也所以傳其意通其義則一也  
 善乎賈生之言曰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



物爲銅或化爲人兮又何足患或化爲物兮又何足擗  
由此推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論其理之變者莫可得而  
曉也如月令雀入大水爲蛤是羽蟲化爲甲蟲也田鼠  
化爲鴛是毛蟲化爲羽蟲也松樹化爲老人無情化爲  
有情也婦人望夫化爲石有情化爲無情也牛哀化爲  
虎江夏王氏之母浴於川化爲黿沒於深淵漢末馬生  
人名馬異亡入於胡後漢劉聰后劉氏生一蛇一猛獸  
各傷人而走慕容燕時有女子化爲男宋徽宗時有婦  
人生鬚度爲女道士有男子生子蓐母不能收更七人  
而逸凡此者造物游氣變化紛擾不可得而測也其常  
變之兆禎孽之萌各有所主焉

山則本同而支異水則原異而委同地理也天下同歸而  
殊途一致而百慮人事也

五德王天下之說於運祚修短本無所損益或謂水德王  
則刻深其刑以應之則害於道矣

知人帝王之盛節三代而下漢高爲最昭烈次之光武唐  
太宗伯仲間爾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可謂得先難後獲之旨矣  
語尤明快

胡氏曰會人物於一身萬物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



百王異世而同符此所以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家國皆然也成立之難如升天從善如登也覆墜之易如燎毛從惡如崩也

詳於刑者有法外之遺姦秦皇是也坑儒生而得劉項工於數者有術中之隱禍魏武是也殺楊修而得司馬懿化國之日舒以長由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諺云閒覺日

偏長是也或者謂有道之國日行上道而長遂加賦於民欺矣哉

仁人之誦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興天下遂至於衰亡矣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巳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之極也玩是視之精索是求之至

詩者不發其胸中湮鬱之氣則暢其心下喜樂之情故以出於自然者爲工不以流於巧麗者爲富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諺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卽浩然



之氣配義與道也。又曰：偷人膽失，卽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梁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

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缺於目所不見，無想也。

諺云：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蓋寤則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爲心之所想，所以形於夢也。

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類而感也。

不聞聞，聞不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不聞，聞不聞，從真起，應聞不聞，攝應遂真，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湛然常寂。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烏用生之哉？則造化或幾乎熄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爲三。

木皆中實也，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也，而廣藤則中實。此皆因地而反生其類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是也有聲無形者雷霆是也有形無聲者木石是也無形無聲者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斷遣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

野人鉏地蚯蚓中斷兩頭俱跳此時安身立命在何處乎曰尸居餘氣兩頭俱脫曰打蛇斷尾時如何曰末去而本猶存也曰斷頭時如何曰本去則末不存矣曰立命豈無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神神去則機息矣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爲蚌生也儒謂珠由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佛由諸已此學者當辯其理也

生順死安而無容心焉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告子義外之論是於事上分內外却不知心不可以內外分也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生意

盜賊至爲不道矣人苟面稱之爲盜則勃然而怒可見其羞惡之心未嘗忘也

蠻貊華夏之人其俗不同者由風氣異也狀貌不同者由土氣異也土美則人美土惡則人惡是之謂風土



冬至用陽遁順行九宮夏至用陰遁逆行九宮從天道也  
天道日也

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時二  
刻而交節此天道常行之數也日與天會法也

歷家分一日八刻於十二時每時該八刻六分刻之二術  
家欲取時之上四刻天之清氣故以八干四維配之而  
成二十四位

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克君臣之道也毗和兄弟之道  
也配合夫婦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

八字不易之定體二運流行之妙用不易所以定平生流  
行所以定時下

星術以七曜四餘定所遇得失以太陽定立命以太陰定  
立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生尅制化定人吉凶壽夭多有  
驗者此亦可以見人身各具一乾坤也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無  
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  
神猴無臀鷄無腎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

又以十二肖同類之屬分陰陽配爲二十八星禽如虎則  
配豹是也每辰二禽四正之辰三禽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納甲配干支以生尅配六親以



時日配六神以八宮定世應於以推人吉凶休咎成一  
 家之言然與古易絕不相通矣亦以見易道無所不通  
 差穀古有其說也其法最畧古惟有剛柔二日內事用柔  
 日外事用剛日及漢用寶義制伐專五日作德其法以六十  
 甲子以上下生尅推之猶未離乎二氣五行也及唐百  
 忌歷行其拘忌愈繁陰陽愈亂吉凶愈無憑也惑世誣  
 民於斯為甚識者取其昭然有理者可也不必盡法也  
 乘數陽息也歸數陰消也息所以進消所以退此陰陽之  
 理見乎數也

兵家遁法即白法也開休生三吉門開即六白休即一白

生即八白

耶律楚材以生尅制化論五星郭去非以戰鬪伏降刑衝  
 破合論三命皆臻其理也

為老氏之學者其術多稔便有為我意思其高處是清虛  
 莊子曰鷄鳴犬吠人莫不聞知不能以意億其所自化又  
 不能以意逆其所將來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  
 莊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礫在尿溺每况愈下蓋以道無乎  
 不在也

關尹喜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太虛廢之莫知  
 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養氣此語最精  
鷓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賤亦有時  
而貴不見當亂之世金章紫綬照耀奴臺之軀乎  
自釋迦拈青蓮華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說  
出能作能用卽是佛性此卽教外別傳更無別旨自此  
禪宗皆祖此

釋氏掃去財色直截無爲其行超絕至高易以動人故以  
寂滅爲樂也狗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生爲樂也  
張子曰二者雖有間以言乎失性則均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  
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  
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  
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  
鬼

佛氏以性爲自底不涉於天不知於何處求天以山河大  
地爲幻妄有時破壞不知於何處求地以四大爲假合  
本來非有不知於何處求人

佛氏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  
貪生之說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  
不可以苟得也



○禪宗一達此旨○便爲了此一大事公案○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疏通者○流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禪宗只一悟爲功○如日隨緣放蕩○任性逍遙○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律師有佐据○禪師無撈摸○

○達磨曰○作用是性○變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佛氏於性宗工夫深○老氏於命宗工夫深○

○輪迴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造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飛昇有乎○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之乎○

○然天上實無着處○

○大藏經云四句○乃實句○義句○法句○凋句也○

○大般若經云四數○乃數分○算分○計分○喻分也○







